



山背后的大年

文/武志元

编者按

2024年12月4日,我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恰逢春节临近,将迎来寓意吉祥的蛇年,意义非凡,陇原各地因地域不同,各有特色的年味习俗,留在每个人记忆里也各有差别,每个人心里都有故乡的年味。



贴窗花



耍社火



我的家乡,在会宁县西北角的大山背后,与靖远、榆中相邻,是个“鸡鸣三县”的地方。山背后人的日子,平平淡淡。要说最有意思的,就算过年了。一年辛苦十个多月,“上正下腊月”便进入“大休”。腊月里,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杀一头过年猪,这天会煮不少新肉,做上血面,请亲房、长者和杀猪者吃一顿。家里的小孩总会给亲房邻居都端去一碗分享,一路上冒着热气的香味,馋得巷子里玩耍的狗狗、猫咪们抬起头来直摇尾巴,过大年的味道也就扑面而来。

俗话说,紧腊月,慢正月。腊月初八,一碗米汤喝过,如同糊住了心扉,人们就风风火火,热热闹闹地开始置办年货。别小看这碗腊八粥,给家里的牛马都要喂一些,以示对它们辛勤耕作的谢意,同时,也就正式启动了过年的节奏。腊月二十三,山背后人在这

一天过小年。之后,关于年味的日程满满,仪式感也是满满。

年三十的早饭,吃的是荞面或杂面搅团,并搅上几枚硬币,一则是“忆苦思甜”,不忘稼穡之苦;二则是碰碰运气,如果哪个人吃出硬币,兆示来年财运好。孩子们最是开心,活蹦乱跳,穿上新衣服,由各自房族的长者率领到村口接“先人”。大人们一脸的庄重,孩子们依样学样,虔诚地鸣炮、默祷。其间,长者上炕盘腿而坐,一边聊天,一边熬着罐罐茶。孩子们挟一卷红纸,到会写毛笔字的亲房家里,候着写春联,晌午时分就贴在门楣上。红灯笼要挂,手巧一点的女儿家剪了窗花贴上,以示吉祥。此时登高张望,红色的春联,把土黄色的、参差错落的山湾人家,点缀得靓丽起来。再加上厨房里叮叮当当,冒着缕缕热气,年夜饭的味道扑鼻而来,让孩子们咕咕地咽口水。

待到暮色四合,敬祖的事做完后,全家人仍然回到供奉祖宗的桌案前,按辈分和年龄依次逐一向长辈叩首拜年,长辈们则把准备好的核桃、红枣、喜糖分发给孩子们,以示压岁,并要说几句勉励祝福的话。房族的礼节行完后,便各回各家。上炕,围炉而坐,守岁,吃年夜饭,酒肉不限量,长者会把家庭每个成员在过去一年的表现点评一番,有肯定、有责怪、更多的还是期盼。其他成员补充时,也有说有笑,“达旦不眠”。

节以载道,山背后人的过年,也是寓节于礼,寓礼于教。处处体现着崇敬天地、感恩祖宗、慎终追远的意义。正月初一,天未明,匆匆地爬起来,又去给房族长者磕头拜年。10时左右,全村子男女老少敲锣打鼓,赶上羊牲口,举行“初行”活动,大家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过年的日子,兴奋又辛苦,有敬也有畏,禁忌也不少。碗碟杯盘,如果失手摔碎了,要赶紧说一声“碎碎平安”。扫帚要藏起来,不打扫院落,怕扫掉喜气。不动用针、剪、刀,不骂小孩,不说“打、杀、输、赔、死、穷”等不吉利的话。

初一开始就“瞧”年夜饭,东家进,西家出,吃得天昏地暗。相当于各家年夜饭的大展示,通过年夜饭的交流,

比厨艺,看家境,增感情。初二又是新出嫁的女儿领着夫婿“回门”的一天,要给娘家人拜年。初三送穷,燃放很多鞭炮“打五穷”。初七人日,吃长面,意思是拉住人的魂魄。初七又叫“人齐”,老者们对这一天的天气变幻情况很在意,有早幼、午壮、晚老年的寓意。正如《燕京岁时记》中所说:“是日天气清明者,则人生繁衍。”

山背后过年的高潮是正月初九,在这天接社火,是与相邻村子约定俗成的,周边中堡、亥沟、吊峪以及柴家湾、中湾等各有所谓的日期,凡起社火的,按期轮流。这实际上是过年的一种狂欢和社火大汇演,也蕴含着人们对社(土地)和火的崇拜。社是生存依托,火是生命保障。人们为了驱邪避灾,在社场“击器而歌,围火而舞”。每当这天黄昏时分,人字湾的东西岭头,邻村社火陆续集结,鼓声大作,“探马”们跑来跑去,频吹哨子,接头递牌。东道主的社火到村口逐一迎接,互致礼仪,继而互致颂辞,俗称“咬议程”,双方各有一位口才好、文才佳的“头儿”,扯高嗓门,把祝福吉祥的意思编成顺口溜,唱白出来,其间,不时调侃应景,插科打诨,逗得众人且行且笑,鱼贯而入社场。接着是“跑马”,各社火队的狮子锣鼓,彩灯烟火,列队表演,展示技艺,变幻阵型,展示风采。犹如“沙场点兵”,排兵布阵,煞是威风。整个社场,人头攒动,你挤我搡,围观的男女群众摩肩接踵,神采飞扬。虽无辛弃疾笔下的“蛾儿雪柳黄金缕”,但“笑语盈盈暗香去”总会有的。“跑马”之后是唱秦腔,每个村子出演三五折子,红男绿女,皆入戏中,戏如人生,庙堂江湖,是非曲直,忠奸善恶,脍炙人口,也一一内化为人们的价值取向。

按照过年的“流程”,元宵节一过,社火一烧,火堆燎疔。年也过得差不多了,猪肉也快吃完了,就剩下二二月二,烧猪头,炒豆,剃光头。紧接着运送肥料,准备种子,维修农具,顺时而动,得时而为。农事节奏与天时节气,相应合拍,不快不慢,不前不后,年复又一年,也如诗人荷尔德林所言:“生命充满了劳绩,但还是诗意地栖居在这块土地上。”



儿时的年味

文/武志元

我出生在民乐县一个叫白庙的小村庄,小村庄里有我的童年,最让我难忘的是年味记忆。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平时工作很忙碌,可是父亲对待每个节日都是一丝不苟的,尤其是春节这样隆重的节日,父亲的态度就近乎虔诚了。

到了年前,我们总会天天掰着指头算着父亲回家的日子,当父亲拉年货的车行驶进村庄的时候,村里的乡亲都会围上来,孩子更是欢呼雀跃,父亲便把年货一样一样搬下来。其实,无非就是过年的烟、酒、肉、豆腐、芹菜、糖果、花生、衣物、碗筷之类的。等到年货卸完了,父亲总会拿出些瓜子和糖果分给周围的小朋友,等邻居家的孩子欢天喜地散开了,我们就围着父亲走进温馨的小院,那时候便感觉,父亲和年,一起来了。

农村过年还有一个重头戏是杀年猪。杀年猪,多在腊月里举行。选定日子,主家便忙碌开来。提前几日,家中的男主人就会把那尘封已久的杀猪刀具找出来,在磨刀石上“霍霍”地磨个不停,直磨到刀刃锋利无比,寒光闪烁。女主人则忙着翻箱倒柜,找出平日里积攒下来的大盆小碗,一一洗净备用。还得提前准备好足量的柴火,确保那日烧水、烫猪毛时火力旺盛。

杀年猪的仪式感也能透出邻里之间浓浓的人情味。主家会提前挨家挨户上门邀请,告知杀年猪的日子,大伙一听,二话不说,纷纷应承下来。到了那天,左邻右舍的壮汉们天不亮

就起身,自发来到主家帮忙,无需多言,一切尽在默契之中。

杀年猪那天,猪圈里的肥猪似乎也预感到了什么,平日里的温顺全然不见,变得异常警觉。当主人家带着一帮人打开猪圈门的瞬间,几个身强力壮汉子瞅准时机,迅速围了上去,一时间,猪圈里尘土飞扬,人喊猪叫,在一阵激烈的“搏斗”后,肥猪终于寡不敌众,被众人七手八脚地按倒在地。此时,村里经验最老到的屠夫气定神闲地登场,宛如一位即将登台表演的“武林高手”,他身着一件深色的旧棉袄,腰间系着一条油渍麻花的围裙,手中紧握着那把磨得锃亮的杀猪刀,一番操作。猪血在乡村美食中可是宝贝元素,女主人会用它制作美味的猪血旺,或是灌成香肠,那滋味,让人回味无穷。

到了大年三十那天,最能让孩子们快乐翻倍的,就是杀年猪后留下的那个大猪头了。

那一天,我们一大早就起床,而父亲就围在炉火旁开始了他的工作。炉火周围都插满了铁棍、火钳、铲子等生硬的器具。父亲蹲在院子的墙角,开始烫猪毛,铁棍烧红用铁棍,火钳冷却了烧火钳,父亲出出进进,几个小时都在和那个猪头较劲,我们看着那只猪头由白变黑再变黄,这时候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那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多少零食,仅有的糖果都装进兜里,基本舍不得吃。院子里孩子们穿着新衣服跑来跑去,偶尔的鞭炮会让我们快乐开了花,我们在院子里踢毽子、打沙包、跳跳绳等,那一天怎么开心都不过分,鸡儿

狗儿也足以用鸡飞狗跳形容它们饱食以后的和我们一样的膨胀状态。

等到年夜饭吃过之后,父亲便开始张罗着煮猪头了。等到那一锅水烧开之后,父亲会放入一些准备好的调料,譬如花椒、八角、茴香、陈皮、辣椒等,看着锅里精彩纷呈,我们的胃里也蠢蠢欲动。

到了零点以后,只有零星的鞭炮声提醒我们那个庞大的年似乎到了村口一样,我们跟在父亲的身后没有一点睡意。农村过年还有打醋汤、接爷爷等许多仪式,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仪式里藏着什么岁月的秘笈,可是我们都会用心对待,我们跟在父亲的后面感受年的这种隆重,表达对年的敬意。

等到所有的程序都结束了,炉火已经加了几次,猪头也就差不多煮好了。这时候,我们兄妹的眼球都镶嵌在铁锅周围,那个猪头在我们眼里真的是魅力无穷。父亲会把猪头肉一块块撕下来塞到我们的手里。父亲总会把第一块骨头肉给我,一口下肚,感觉那就是童年记忆中的饕餮盛宴,甚至舍不得咽下去。一个猪头,不一会就被我们风卷残云地吃完了,那个夜晚,我们的梦都是香甜的。

后来,我们都被那个小院放飞了。父母进了县城住上了楼房,兄妹也都相继工作。可是,每到腊月里,我们回家过年,父亲还是会买个猪头,蹲在阴台上折腾几个小时,似乎没有个猪头,我们的年就过得不够圆满,我们也习惯了那股焦香味儿,那是儿时记忆中最特殊的年味儿。

